

数字赋能视域下高中语文阅读循环圈教学路径创新

潘江瑜

平果高级中学

摘要：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本研究重点围绕“数字赋能”这一理念，探索它在改进传统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具体实践方法。核心就是重新构建“阅读循环圈”模型，通过引入智能工具和平台，重新定义阅读的选择、阅读、反应、实践等关键环节。研究的目的，是搭建一个以学生为核心，将数字技术与深度学习深度融合的语文阅读教学新环境，解决传统教学模式遇到的各种难题，最终切实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高阶思维能力，以及适应数字时代的关键能力。

关键词：数字赋能；阅读循环圈；高中语文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6.01.231

引言

目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大多局限于有限的课文、单一的知识传递以及机械训练，不能激发学生长久的阅读兴趣，也无法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阅读循环圈理论虽然给完整的阅读过程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在传统的课堂中，它所追求的循环互动、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很难实现。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给解决该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不仅仅是工具的更新，更是教学理念、教学流程、评价方式等各方面的变革。因此，急需从数字赋能的新角度出发，找到一条可以打通阅读循环、调动学生主动性的教学创新之路。

一、数字赋能视域下阅读循环圈的新特征

（一）循环路径的非线性与入口多样化

传统的阅读循环圈模型认为选择、阅读、反应、实践这四个环节是依次发生的，并且是封闭的、线性的。但是数字技术的介入从根本上打乱了这种单向序列结构。数字环境之下，学生阅读的起点不是“选择”，而是“开始”。一个学生可以先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讨论（反应环节）来产生兴趣，再进行阅读，也可以在完成一个视频创作项目（实践环节）的时候，为了寻找素材而产生新的阅读需求。数字平台所具有的超链接、关联推荐、社群动态等种种功能，使循环的各个环节互相交错、互相触发，形成了一张网状的非线性结构。学生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任务或者即时的互动，从任何一个节点开始循环，然后自由地在各个环节之间来回移动。多入口、可逆流的特点，尊重并且激发了学生作为阅读主体的自主性，使阅读过程变成一个高度个人化、生成性的意义建构网络，而不是被预设的固定流程^[1]。

（二）反应实践的实时聚合与创意物化

在纸质阅读的时代里，读者的反应（感悟、疑

问）、实践（仿写、拓展）都是私人的、滞后的、离散的，不能被有效地记录、分享、深化。数字赋能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使反应和实践变得实时、聚合、可物化。利用在线批注工具、班级论坛、即时通信群组等平台，学生在阅读时产生的思考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标注、发布，从而产生一种不断滚动的“数字对话流”。反应不再只是阅读之后的独白，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嵌入其中的、多样的、可以追溯的思维碰撞。数字工具大大降低了创意表达和成果输出的门槛。这些“物化”的创意成果，既是对个人阅读深度理解的一种证明，也是通过数字网络在班级、学校甚至更广范围内的传播、流通，接受反馈，使“实践”环节由原来的练习巩固升级为具有真实受众和社交意义的创造性出版与分享行为，极大地提高了阅读的社会功能，增强了阅读的内在动力。

二、传统高中语文阅读教学面临的挑战

（一）学生阅读兴趣的普遍低迷

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上，阅读教学以单篇精讲为主，所要讲的课文都是教材和考纲规定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同时，这些篇目的题材、体裁都比较固定，和当今高中生生活、兴趣相去甚远。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以分析课文的方式进行讲解，缺少让学生自己读、自己感悟的空间。被安排好的阅读根本触及不了学生真正关心的东西，也无法激起他们的好奇心，造成阅读与学生成长、情感需求相脱离的局面^[2]。时间久了，学生把课内阅读当作了一种必须完成任务，只是为了学习知识而阅读，根本没有把阅读当成一种乐趣。缺乏兴趣，自然不会主动去读，深度学习就无从谈起，这是目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最基础的问题。

（二）阅读过程与思维发展的深度脱节

传统的阅读教学，把完整的阅读过程简单化为提取

信息、训练考点。课堂上老师提问大多是让学生找课文中的事实、固定结论,学生只需要围绕标准答案寻找即可,不需要自己独立思考、质疑,更不用去欣赏文本的美。课文被当作静止的分析对象,而不能成为可以对话、可以辩论的鲜活内容。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习惯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会在阅读过程中经历困惑,去探索,去分析辨别,去形成自己的理解。阅读本应是培养思维、发展思维的途径,但是现在却被反复训练应试技巧所取代了。结果是学生虽然做了大量的阅读训练,但是他们的逻辑思维、审美判断、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并没有提高,阅读本身应有的育人价值也被大大削弱了。

(三) 教学反馈与评价体系的单向滞后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老师对学生反馈的方式主要是定期的纸笔测试和批改作业,不但反馈慢,而且反馈得很模糊。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想法、理解上的偏差不能立即得到具体的回应和引导,一般就会被忽视。评价学生的标准,也只看学生能否记住固定的知识点,能否按照套路答题,根本不能科学地衡量学生在阅读中情感体验的高低,能否用阅读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能否调整阅读的策略,更不能看出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否有所提高。这样的反馈慢、形式单一,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评价方式,不能给学生提供持续、准确的改进意见,反而使学生觉得阅读是为了得分数,慢慢失去了阅读本身的乐趣和多元价值,也使整个阅读教学无法形成良性循环^[3]。

三、数字赋能视域下高中语文阅读循环圈教学路径创新

(一) 构建智能驱动与自主生成的文本选择生态

解决学生阅读缺乏兴趣、选择范围狭窄的根本性问题,教学路径的革新要从“选书”这一环节开始,利用数字技术创建一个智能引导与学生自主挑选相融合的文本选择环境。老师利用数据处理软件可以知道班级学生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从而建立以语文核心素养为导向、开放有序的数字文本资源库。以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一单元“青春激扬”这一主题为例,在精讲完《沁园春·长沙》《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核心课文之后,教学不能就此结束。老师可以从“青春”这条主线入手,利用数字图书馆、学术资源库将“拓展文本菜单”进行分类整合,对同类型文本、跨媒介文本以及往届学生作品有层次地整理出来,使学生对时代、理想有更深认识。既有同类题材的延伸,如《少年中国说》全文、切·格瓦拉青年时期书信,让学生对时代、理想有更深层的认识;也有跨媒介的青春故事,如经典成

长电影片段、知名人物青年传记音频、往届学生优秀青春主题读后感及视频等;还有往届学生写的作品,如“五四”精神与个人成长、民族独立与青春探索等方向的论述。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老师所安排的一个篇目,而是在智能推荐的指引下,根据自身对于“青春”的困惑与向往,选择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资源进行深入的阅读。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兴趣、确立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一步,为后面深入阅读打下内在动力的基础,使阅读从“老师要我读”变成“我自己想读”。

(二) 设计具身参与与认知外化的深度阅读脚手架

针对阅读过程与思维发展相脱离、学生思维停留在表层、只能被动接受的状况,数字赋能的关键在于创建一系列可以促使学生“亲自参与”“把想法说出来、做出来”的深度阅读辅助手段。这些数字工具和方法就是把学生内心深处隐藏的思维过程变成可以被看见、可以操作、可以互动的,使学生跳出文字表层,进入分析、评价、创造的深层次思考。在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中,针对这部书篇幅长、人物关系复杂、文化内涵深的难点,传统的逐回讲解或者简单地布置任务,很容易使学生读不下去、抓不住重点。老师可以引入数字化的协同批注平台、概念图谱工具,设计出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的阅读活动。以贾府兴衰为主线,在协同批注平台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标注与家族经济、人事、礼仪有关的段落的同时,用不同的颜色对事实描述、人物评价、命运暗示进行区分^[4]。同时用概念图工具动态画出贾府收入来源和重大支出的事件链,并把它们与重要人物的态度、选择联系起来。该过程迫使学生对文本信息加以细致地处理,分析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做逻辑推理,思维也不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而是沿着一条清晰的路线,在文本的细节和结构里慢慢深入。边做边学的深度阅读把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建构,可以有效地锻炼学生整合信息、系统分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三) 构建即时反馈与社群对话的立体反应场域

为了克服传统教学反馈慢、反馈渠道单一、对话不深等问题,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创建一个可以及时给予反馈并能展开深度社群对话的立体平台。该平台可以把学生个人的、私密的阅读初感转化为公开的、可以相互碰撞、不断完善的集体思维交流,把“阅读反应”这个环节从学习的终点变为深化学习的新起点。以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拿来主义》教学为例,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深刻,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和语言上的隔阂。老师引导学生理解文章基本立场和方法之后,就

可以搭建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议题辩论厅。利用在线协作平台的论坛或者实时文档功能发布核心议题,学生首先要将文章中的核心观点,即“占有、挑选”“创新”等,转化为自己能够理解、能够表达的观点,写成自己的论述帖子。接着在平台上读其他同学的观点,实名或者匿名地发表自己的“赞同”“质疑”或者“补充”。系统还可以把大家在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使讨论的重点一目了然。教师是引导者,在合适的时机介入,把分散的讨论引向深入,例如指出不同的意见背后人们对“挑选”的标准理解不同,到底是“有用”还是“有益”?即时的、多方向的、有记录的反应过程,使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认真思考、清楚地表达出来,在观点碰撞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解,使经典论述的掌握真正变成能够灵活运用思维工具。

(四) 创设真实情境与产品导向的创造性实践任务

摆脱机械训练式的阅读实践,数字赋能的教学路径就要创设与真实世界相关、以创造具体成果为目标的实践任务。实践就是把学生在阅读中获得的知识、方法和领悟到的精神,放到复杂、真实或者有意义的模拟场景里去运用、转化,从而完成从“读进去”到“写出来、做出来”,从“看懂”到“创造”的关键一步。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四单元“信息时代语文生活”学习之后,学生对媒介特点、信息辨别、负责任表达等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此时可以设计一个叫作“社区文化数字守护者”的项目式实践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自己所在城市或者社区里不太被关注,甚至被误解的文化现象,例如某项非遗手艺、某条老街的历史、某一种方言的变化等,进行深入的探究。他们要用上阅读环节学到的信息检索与辨别方法,还要依靠反应环节形成的批判性思维,灵活地使用各种数字工具,比如用无人机拍老街全景、用采访软件录下传承人的口述历史、用数据可视化工具呈现方言使用人群的变化等等,最终形成一份包含短视频、交互式图文报道和数据分析图表的“数字叙事作品”。这样一种实践,可以让语文阅读能力、素养自然地渗透到解决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过程之中,使学生体会到语文的实用价值与责任担当,实现阅读价值的升华^[5]。

(五) 实施伴随式与多维度的数字阅读素养评估

改变传统的单一、滞后的评价方式,依靠数字赋能的教学路径创新,需要创建一个覆盖阅读全过程、涉及

方方面面的伴随式评价体系。这套体系依靠数字平台本身的记录和分析能力,把评价由对最终结果的评判变成对学生成长过程的记载和支援。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可以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个数字阅读成长档案袋。档案袋会自动收集学生参加各种数字化阅读活动时留下的痕迹和成果,在选择环节记录下自己选的书单及探索资源的路径,在阅读环节保存起协同批注的深度、提出问题的质量、概念图谱的逻辑性,在反应环节收录下讨论区的核心发言、思维碰撞的过程、观点逐步完善的轨迹,在实践环节呈现他们项目从最初的提案、过程记录、最终数字作品每一个修改版本。老师、学生都可以依靠这些丰富的、过程性的资料来定期复盘、评价。评价标准也不再是简单的分数,而是以“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沟通协作”“数字创作”等几个主要方面来制定具体的描述性标准^[6]。学期结束时,学生会依据这份档案袋撰写一篇关于自己的阅读学习叙事,从中总结自己所取得的进步、自身的优势与有待改进之处。评价方式把评价本身也变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学习,既可以准确地支持学生个性化地成长,也可以使教学改进有章可循,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以评促学、学评结合”的闭环。

结语

数字技术从来不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终目标,它才是产生语文阅读内在驱动力的强大工具。本文所构建的教学创新路径,为突破传统教学的固化模式,释放学生阅读潜力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向。它告诉我们,数字技术渗透到阅读的全过程之后,学生的学习就会更加个性化、互动化、有创造性。

参考文献

- [1] 张岚.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语文古诗文阅读教学的创新研究[J]. 中学科技, 2025(S1): 122-123.
- [2] 王小娟. 高中生名著阅读兴趣缺失的成因分析与激发策略研究[J]. 作文, 2025(48): 51-52.
- [3] 黎月辉. 高中语文课堂探究式阅读教学策略分析[J]. 师道, 2025(S2): 8-10.
- [4] 张桂元. 高中语文整本书思辨性阅读策略浅析[J]. 语文世界, 2024(03): 46-47.
- [5] 李焕臣. 思辨阅读, 助推高中语生成精彩[J]. 语文世界, 2024(03): 64-65.
- [6] 李莉. 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的实践与策略思考[J]. 中学课程辅导, 2024(01): 126-128.